



用户信息 论坛 所有用户

首页

中心简介

学术动态

学生培养

学者文库

电子资料

学术讨论

登录 | 注册 | 在线情况 | 搜索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战国文字与简帛 → 详细文章

劉雲: 說上博簡中的從“屯”之字

在2009-1-5 8:43:28 发布:

## 說上博簡中的從“屯”之字

(首發)

劉雲

北京大學中文系

(一)

《上博六·天子建州》甲本7號簡和乙本6號簡中有一個大家公認的“肩”字，分別



作：(下文用A來指代此字)，其所處的文句是（釋文用通行字寫出）：

者（諸）侯食同狀，視百正，寡（顧）還A，與卿大夫同恥（度）。[1]

A从肩从所謂的“毛”（下文用B來指代此字），字雖怪異，但在此處讀為“肩”絕無可疑，這就提示我們，A可能是個從肩B聲的字，B的讀音應該與“肩”相同或相近。



《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》2號簡中也有一個從B之字（下文用C來指代此字），其所處的文句是（釋文用通行字寫出）：

武王齋（齋）[2]三日，耑（端）備（服）C，壘（逾），堂（當）微（楣）南面而立。

其中的C，原整理者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（下文簡稱“讀書

會”）都將其隸作“𠂔”。原整理者在釋文中對 C未作任何說明，直接將其釋為或讀為“冕”。讀書會在“𠂔”后的小括號中寫了“帽”和“冕”兩個字，並且在這兩個字后都打了個問號，這說明讀書會并不確定C到底是“帽”還是“冕”。[3]


根據傳世文獻中的語言習慣，將C釋為或讀為“冕”無疑是很好的意見，循此思路，則C當是從帽B聲之字，且B的讀音應該與“冕”相同或相近。

說到這裡，我們可以發現，B既與“肩”聲音相同或相近，又與“冕”聲音相同或相近，那么B是什麼字呢？

釋B為“乇”看起來是個很正確的意見，因為B與楚簡中的“乇”字幾乎一模一樣，甚至B旁與“乇”旁在同一支簡中同時出現形體都沒有什麼差別。[4]但是釋B為“乇”卻很難解釋為什麼“乇”會出現在讀為“肩”和“冕”的字中。“乇”的古音是端母鐸部，“肩”是見母元部，“冕”是明母文部或元部，[5]“乇”與“肩”、“冕”在聲音上絕談不上相近，也就無法做它們的聲旁；而“乇”與“肩”、“帽”、“冕”在意義上更是不著邊際。可見釋B為“乇”并不可靠。

戰國文字形體變化詭異多端，往往匪夷所思，B與“乇”形體雖然相同，但完全有可能是兩個來源不同的字。我們認為B極有可能是“屯”字的訛體。戰國文字中“屯”字主要有如下幾種形體：



令瓜君壺中的“屯”字應該是比較原始的寫法，其所從的，在有的字中變為一橫，其所從的一點，在有的字中也變為一橫，有的字還在中間豎筆的下端再加一橫。

戰國文字中“屯”作為偏旁還有將中豎上端的一點省掉的寫法：



根據上揭獨立成字的“屯”及作為偏旁的“屯”的演變情況，我們不難想象出B是如何演變而來的：將令瓜君壺中“屯”字中間的彎筆拉直，再將中豎上的一點省掉，B就形成了。這樣看來，釋B為“屯”在字形上是可以成立的。


那么釋B為“屯”可以滿足既與“肩”聲音相同或相近，又與“冕”聲音相同或相近的要求嗎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“屯”古音是定母文部，“肩”是見母元部，定母與見母關係緊密，如“唐”是定母字，而它的聲旁“庚”是見母字；“積”、“隕”是定母字，而它們的聲旁“貴”是見母字。文部與元部關係更是緊密，如文部的“蘊”與元部的“怨”可以相通，[6]文部的“昆”與元部的“犬”、“吠”、“串”可以相通。[7]“屯”與“肩”可通在文獻中也是有跡可尋的：“屯”與“全”可通，[8]從“全”聲的“輕”與從“丕”聲的“輕”可通，[9]從“丕”聲的“輕”與從“肩”聲的“顛”可通。[10]

“冕”是明母文部或元部，定母與明母也有相轉的例子，如定母的“蹈”與明母的“冒”可以相通。[11]“冕”的韻部古音學家有的歸入文部，有的歸入元部，但無論是歸入文部還是元部，對我們認為“屯”與“冕”聲音相同或相近的觀點都不會造成影響，因為是文部的話就與“屯”同部，是元部的話我們上文已做了論證，文、元二部關係密切。“屯”與“冕”可通在文獻中也是可以求索的：從“屯”聲的“躡”與從“允”聲的“僦”可通，[12]《說文解字》中“璫”或從“允”，[13]從“ ”聲的“懣”與從“免”聲的“輓”可通，“冕”從“免”聲。

通過以上論證，我們可以肯定B就是“屯”，A、C都是從“屯”得聲的形聲字。


## (二)


下面我們再來看看《武王踐阼》3號簡中的字(下文用D來指代此字)。此字比較怪異，整理者將其釋為“柶”，讀為“曲”。[14]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從之。[15]llaogui網友認為“‘柶(曲)’字原釋實可疑”。海天網友認為“柶(曲)字原釋可疑，匚形中的形體似乎與色所從的卩旁相近”。[16]llaogui、海天二網友對整理者考釋的懷疑是很有道理的，D右旁與“曲”字實不相近，但海天網友對D的分析是不正確的。

我們認為D的右旁其實是由兩部分構成的：

右上部分是“磬”的象形初文。“磬”的象形初文一般在磬體的頂部有表示懸繩的

“中”，而D的右上部分卻沒有這個“中”，這似乎是認定其為“磬”的象形初文的障礙。不過不從“中”的“磬”的象形初文雖然少見，但也不是沒有的，這種“磬”的象形寫法

在甲骨文中可以尋到蹤影。甲骨文中“磬”字一般寫作（《甲骨文合集》317），


“磬”的象形初文部分在磬體的頂部有表示懸繩的“中”，但也有不從“中”的，如（《甲骨文合集》20588），此字略有殘缺，但字的結構還是依稀可辨的：右從殳，左邊所從就是“磬”的象形初文，此象形初文就不從“中”。

戰國文字中的“磬”字有如下之形：



D中“磬”的象形初文部分與戰國文字中“磬”字所從的“磬”的象形初文（去掉表示懸繩的部分）十分相似，這進一步印證了我們的說法。

右下部分就是我們上文討論過的B，也就是“屯”字，只不過此處的“屯”字比B又少了一短橫，這大概是因為B的形體與一般的“屯”字有了一定的距離，表意性大幅度降低，人們誤以為此短橫為羨筆，遂又將此短橫省掉了造成的。

這樣D可分析為從木從声從屯，可以隸定為。此字很可能就是“磬”字，“木”代表的是懸掛磬的支架，右上部分代表的是懸掛著的磬，右下部分是“屯”聲。

不過結合甲骨文中的“磬”字來看，D左部的“木”旁也有可能是從甲骨文中“磬”字頂部表示懸繩的“中”形演變而來：“中”先演變為“木”，再由字的頂部移到左部，這樣演變應該是為了字形的美觀，不使字形過於狹長。當然也有可能是“中”形先移到字的左部，然后再演變為“木”，不過從“中”形在文字中經常位于字的頂部來看，這種可能性不大；結合甲骨文中的“磬”字來看，D所從的聲旁“屯”也有可能是從甲骨文“磬”字中的“殳”旁演變而來，這應該屬於變形聲化的範疇。

下面我們再來說一說為什麼“屯”可以作“D”的聲旁。上文我們說過了“屯”與“全”可通，從“全”聲的“𣪗”與從“𠄎”聲的“輕”可通，而從“𠄎”聲的“𣪗”與從“殼”聲的“磬”可通，從“𠄎”聲的“磬”與“磬”可通。[17]《說文解字》中“磬”字古文從“𠄎”。[18]

D所處的文句是（釋文用通行字寫出）：

武王西面而行，D折而南，東面而立。

此句大意十分明了，問題只是出在“D折”上。整理者將D釋為“柶”，讀為“曲”，認為“柶（曲）折”的意思是“彎曲迴轉”。且不說整理者釋字的正確與否，也不說“曲折”作為一個表示“彎曲迴轉”意思的詞在先秦出現與否，單就整理者所理解的“柶（曲）折”來說，恐怕也是講不通的，因為武王為什麼要“彎曲迴轉”地向南走呢？

根據我們上文對D的釋讀，“D折”就應是“磬折”了。“磬折”一詞文獻中常見，如：

《周禮·考工記·人》：“為皋鼓，長尋有四尺，鼓四尺，倨句，磬折。”鄭玄注：“磬折，中曲之，不參正也。”

《禮記·曲禮下》：“立則磬折垂佩。”孔穎達《正義》：“臣則身宜僂折，如磬之背，故云‘磬折’也。”

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：“西門豹簪筆磬折。”張壽節《正義》：“磬折，謂曲體揖之，若石磬之形曲折也。”

《后漢書·馬援傳》：“述鸞旗旄騎，警蹕就車，磬折而入。”李賢注：“磬折者，屈身如磬之曲折，敬也。”

《文選·潘岳〈笙賦〉》：“訣厲悄切，又何磬折。”李善注：“磬折，言其聲若磬形之曲折也。”

從上揭文例來看，“磬折”的意思從根本上說就是像磬的形體一樣曲折。

《武王踐阼》3號簡中的“磬折”可能有兩種意思：一種表示人身體彎曲的狀態。這樣“磬折而南”的表面意思就是彎著身子向南走，深層的意思就是畢恭畢敬地向南走。這樣解釋能和“武王 齋（齋）三日，耑（端）備（服）C（冕）”相呼應，都是說的武王虔敬之情的外在表現；一種表示拐了個像磬的形體一樣的彎。這樣“磬折而南”的意思就是拐了個像磬的形體一樣的彎向南走。這樣理解能和《大戴禮記·武王踐阼》中對應的語句“折而南”有個統一的解釋。[19]

我們認為第一種解釋是不可取的，因為若說武王虔敬，不應該只在武王行走了一半的時候，即向南走的時候說“磬折”，應該在“西面而行”、“東面而立”的前面也說“磬折”。或者只在武王開始行走的“西面而行”之前說“磬折”，后面的承前省略。

第二種解釋顯然避免了第一種解釋的問題，而且還和傳世文獻中的意思對應上了，這種解釋無疑是正確的。傳世文獻中的“折而南”可能是“磬折而南”的簡省的說法，或者說“磬折而南”是“折而南”形象化的說法，我們更傾向于后一種說法，因為文獻中表示拐彎這個意思的詞大都是用“折”字來表示的，如：



《淮南子·覽冥》：“河九折注于海。”高誘注：“折，曲也。”

《大戴禮記·勸學》：“折必以東西，似意。”王聘珍《解詁》：“折，謂曲折。”

《荀子·宥坐》：“其萬折也必東。”楊倞注：“折，綦曲也。”

傳世文獻《大戴禮記·武王踐阼》中對應于簡本“武王西面而行，磬折而南，東面而立”的文句，異文特多，[20]但都沒有作“磬折”的，這是我們傾向于“磬折而南”是“折而南”形象化的說法的又一個原因。簡本中之所以會出現“磬折”這個詞，大概與當時這個詞的普遍使用有著密切關係，但又由于拐彎這個意思很少用“磬折”這個詞來表示，所以后世又將這個詞換為“折”。

### (三)

下面我們再來看看《上博七·君人者何必安哉》甲本7號簡中的和乙本7號簡中的，[21]這兩個形體無疑是一個字（下文用E指代此字）。學者們對此字多有討論：

董珊先生認為E“从‘誰’，隹旁上有一筆不識為何偏旁。此字待考。但疑从‘隹’聲讀為‘悴’、‘瘁’，訓為‘憂’”。[22]

季旭昇先生認為E“左從‘言’，右下從‘隹’，右上一筆疑為省筆，復原後似可視為從‘萑’，全字疑為‘謹’字。……縱然不是‘謹’，應該也是類似這個意義的一個字”。[23]

蘇建洲先生認為“乙”與E“右上筆劃完全相同，釋為從‘△’（引者按：指E，下同）應無問題。而古文字隹鳥二旁義近通用，則‘△’右旁為‘𪔐’字。……似可讀為‘佚’”。[24]

孟蓬生先生認為E“从誰声，可讀為‘崇’”。[25]

盡管有眾多學者對E及其所在的文句進行討論，但并沒有一個很好的解釋，都十分牽強，難以將前后文意貫通起來。

雖然我們對E所處的文句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想法，也就是說我們將要釋讀的E將無法得到文意上的驗證，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，但我們還是想把自己的想法說一下，希望能夠對進一步的文意串讀起到一點作用。

經過上文我們對楚簡中“屯”字的考察，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乙本E的右上角部分和D所從的“屯”基本同形，可能也是“屯”字。甲本E的“屯”旁略有變形，但有乙本的參照，還是能夠辨認出來的。上文所舉從“屯”之字，“屯”都是聲旁，E極有可能也是這樣的，這樣E就可以分析為從言從佳，屯聲，可以隸定為 謹。

E的結構弄清楚了，那么它到底是個什麼字呢？上揭季先生疑E為“謹”字的看法也許是正確的，但季先生對E結構的分析與我們不同。E左從言，右下從佳，左上從屯聲，“謹”左從言，右從藿聲，“藿”又下從萑，上從卬聲，兩字的構架十分相似，構件也多有重合，而且E所從的“屯”聲恰好可以作“謹”的聲旁。文獻中從“全”聲之字“銓”與從“藿”聲之字“權”可以相通，而上文我們反復提到了“全”與“屯”古音十分相近，所以“屯”與“謹”的古音應該不遠，“屯”有作“謹”聲旁的條件。所以E很可能就是“謹”字。

不過由于文意不明，我們對E的釋讀終究只是個相對合理的推測，就權當拋磚引玉吧。

附記：本文草稿完成后，蒙袁瑩師妹提出寶貴意見，謹致謝意！

---

[1] 馬承源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六）》圖版133頁，釋文考釋321—322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7月。

[2] 此字應該就是“齋”字，但字形詭譎，不知應該如何分析。原整理者讀為“齋”，侯乃峰先生同意原整理者的意見，并認為此字從“斤”聲，“斤”與“齋”可通，可參看他的《〈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〉小劄三則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月3日，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600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600)。此說恐不確。

[3] 原整理者意見請參閱馬承源主編的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圖版16頁，釋文考釋152—153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12月；讀書會意見請參閱《〈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〉校讀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

- [4] 可以參看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六)》圖版133頁,其中A與從“乇”的“𠂔(度)”同簡。
- [5] 唐作藩:《上古音手冊》85—86頁,江蘇人民出版社,1982年9月。
- [6] 高亨、董治安:《古字通假會典》111頁【蘊與怨】條,齊魯書社,1989年7月。
- [7] 《古字通假會典》122頁【昆與犬】條、【昆與吠】條、【昆與串】條。
- [8] 朱德熙先生認為“許多從‘屯’聲的字和從‘全’聲的字音近義通,大概是從共同的語源分化出來的”,李家浩老師更是找到了“全”直接讀為“屯”的例子,可以參看朱先生的《說“屯(純)、鎮、衡”》,《朱德熙古文字論集》173—184頁,中華書局,1995年2月。
- [9] 《古字通假會典》55頁【輕與輓】條。
- [10] 《古字通假會典》55頁【輕與頤】條。
- [11] 《古字通假會典》772頁【冒與蹈】條。
- [12] 《古字通假會典》131頁【踳與僂】條。楚簡中“舜”字從“允”聲,所以說“僂”從“允”聲。
- [13] 許慎:《說文解字》12頁,中華書局,1963年12月。
- [14] 馬承源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七)》圖版17頁,釋文考釋153—154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12月。下文所引整理者意見皆出此書,不另注。
- [15] 《〈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〉校讀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2月30日, 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576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576)。
- [16]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:《〈上博七·武王踐阼〉校讀》后面跟的評論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2月30日, 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576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576)。
- [17] 《古字通假會典》55頁【壘與磬】條、【磴與磬】條。
- [18] 《說文解字》195頁。
- [19] 黃懷信、孔德立、周海生:《大戴禮記彙校集注》644—645頁,三秦出版社,2005年1月。
- [20] 同上注。
- [21] 馬承源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七)》圖版59、71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12月。
- [22] 董珊:《讀〈上博七〉雜記(一)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2月31日, 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585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585)。
- [23] 季旭昇:《上博七芻議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月1日, 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588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588)。
- [24] 蘇建洲:《〈君人者何必然哉〉劄記一則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月1日, 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591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591)。
- [25] 孟蓬生:《〈君人者何必安哉〉贖義掇拾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月4日, 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611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611)。

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1月5日

本文發佈日期為2009年1月5日



上一篇文章： 劉信芳：竹書《君人者何必安哉》試說（之一） 下一篇文章： 何家興：金文札記二則

[我要评论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

[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](#)



[623个读过此条>>](#)



[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](#)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[草野友子：關於上博楚簡《武王踐阼》中誤寫的可能性](#)

·[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凡物流形》之整體結構](#)

·[肖曉暉：清華簡《保訓》筆札](#)

·[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東大王泊旱》之災異思想](#)

·[劉雲：說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中的“貴尹”與“人之與者而食人”](#)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[www.gwz.fudan.edu.cn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) 公网镜像：[www.guwenzi.com](http://www.guwenzi.com)

网站邮箱：[fudanguwenzi@sina.com](mailto:fudanguwenzi@sina.com)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